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伊斯坦布尔 梦中的秘密

〔土耳其〕内尔敏·耶尔德勒姆 著

刘文俊 译

Rüyalar Anlatılmaz

Nermin Yıldırım



新丝路文库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一条不容低估的文学带

伊斯坦布尔 梦中的秘密

〔土耳其〕内尔敏·耶尔德勒姆 著

刘文俊 译



Rüyalar Anlatılmaz

Nermin Yıldırım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伊斯坦布尔梦中的秘密/(土)内尔敏·耶尔德勒姆著;刘文俊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7

(新丝路文库)

ISBN 978-7-5321-6345-8

I. ①伊… II. ①内…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土耳其—现代 IV. ①I37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53026号

RÜYALAR ANALTIYILMAZ by NERMIN YILDIRIM

Copyright © 2012 by Nermin Yıldırım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Kalem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5-203号

发 行人: 陈 征

出 版 人: 张 翔

策 划: 曹 晴

责任编辑: 李珊珊

封面设计: 周伟伟

书 名: 伊斯坦布尔梦中的秘密

作 者: (土耳其)内尔敏·耶尔德勒姆

译 者: 刘文俊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 址: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200001 www.ewen.co

印 刷: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22.25

插 页: 2

字 数: 273,000

印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6345-8/I · 5068

定 价: 55.00元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23-82898066

目 录

1. 碧莱 / 001
2. 米塞 / 023
3. 维伊泽 / 055
4. 派丽汗 / 102
5. 碧莱 / 132
6. 米塞 / 174
7. 派丽汗 / 198
8. 碧莱 / 223
9. 布伦特 / 242
10. 宾亚敏 / 263
11. 碧莱 / 281
12. 米塞 / 305
13. 碧莱 / 321
- 参考文献 / 349

1. 碧 莱

同一屋檐下，
你是你，我是我。

——埃杰·阿伊汉
《钥匙》

当碧莱把丈夫突然失踪的事报告给警察的时候，正好是凌晨三点。而在这之前，想着丈夫可能会突然出现，她一直在家苦苦等待。她询问了三四个丈夫的熟人，还一口气给丈夫一直关机的手机接连发了七条短信，她告诉他，自己心急如焚，希望他赶快回家。她也去过丈夫的工作室，还按照《城市黄页》走访过几家医院询问丈夫的行踪。要按她的脾气，可能早就报警了，只不过她妹妹伊萨贝从马德里打来电话，让她尽量保持冷静，再等等看。她觉得妹妹说得有理，就照办了，才没有急于报警。不过，她仍然觉得等待也是白费。她丈夫根本就不是那种办事冲动、随随便便就离家出走的人。他有责任感，就算可能会回家稍微晚上一小会儿，也一定会提前跟她说一声。所以如果凌晨三点了还音信全无，甚至是手机也联系不上，那情况肯定不妙。碧莱上气不接下气地把丈夫失踪的事在电话里给警察讲了一遍。但电话那头年

龄不大的警察却摆出事务缠身的架子,似乎一点也不着急。警察用充满睡意的声音问了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且似乎总也听不清楚碧莱的话。也许是因为他对这类失踪见怪不怪,所以对碧莱的报警一点都没放在心上。可也难怪,有时警察们刚把失踪的案件登记上,没过几个小时,那个让家里人乱作一团、牵肠挂肚的失踪者就可能拿着钥匙,出现在自家门口,在众人惊愕的眼神中若无其事地准备开锁进屋。

可是,碧莱的丈夫埃尤布从不把自己喝得酩酊大醉,或在深更半夜的时候还在外面闲逛。埃尤布的失踪肯定不是这个昏昏欲睡的警察经常受理的那些普通失踪,这一点碧莱心知肚明,所以才特别紧张和担心。她恨不得让警察们立刻都行动起来,不管天涯海角,也要找到她的丈夫。但这个接电话的警察却对她的话根本就没当回事儿,不但没有调动手头上的警力四处寻找,甚至连登记失踪也显得那么心不在焉。

“可是,女士!我跟你说了,一个人失踪 24 小时后我们这儿才能立案。”

“在这一天里,要是失踪的人发生什么不测怎么办呢?或者他就是现在遭遇不测,怎么办呢?你们能负责吗?”

“但是,女士,哪有那么多可能呢……”

“你看,我不能再等下去了。要是有必要,我可以重新报警,就说已经 24 小时没有我丈夫的消息。但我真的没必要那样呀,真是不能再等了,请你们帮助我!”

“其实,这事呀……好吧,我再重新做个记录,看看有什么新的进展,”那位警察的声音最终变得柔和起来,“请再把您丈夫的名字告诉我一下。”

早上七点,另外一名警察打电话过来通报最新情况,这让碧莱因为整晚未眠而布满血丝的眼睛一下子充满了希望。

“怎么样?有我丈夫的消息吗?”

“女士,据说您丈夫昨天下午2点半离开了巴塞罗那。”

听到这里,碧莱的脑袋“嗡”的一下,内心五味杂陈,不知是该惊讶,放松,还是该担心,她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怎么……他是怎么走的?”

“您丈夫是乘伊比利亚航空公司的飞机离开的。”

难道警察是在拿她寻开心?她根本就没问她丈夫是乘哪家航空公司离开的。她的脑袋一片空白,警察跟她说的话是左耳朵进去,右耳朵出来。

“我不是问他是乘哪家航空公司走的,我想问他去哪儿了。”

“根据我们掌握的线索,您丈夫坐的是下午2点半去伊斯坦布尔的航班。”

“你说什么,他去伊斯坦布尔了?”

“是的,女士。”

“就算他要离开,可我为什么事先一无所知呢?”碧莱本来可以这样继续追问警察。可话到嘴边却又咽下,只是匆匆向警察道谢。此时,她的心像是被压上了千斤巨石,又像是悬着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毫无着落。

她把电话听筒放回原处后,电话又响了。是她妹妹伊萨贝。自从碧莱的丈夫失踪后,伊萨贝每隔一段时间就打电话过来询问情况。像碧莱一样,伊萨贝也是一夜未眠,尽管她的丈夫帕科劝她要注意身体,多少睡上一点,可她执意坚守在电话机旁等待消息。要是在平常,都这个点了,她早该上床休息了。她已怀孕十月,即将临盆。

从姐姐嘴里得知最新情况,伊萨贝先是吃了一惊,但又马上冷静下来,她对碧莱说道:“至少他未遭遇什么不测,也没发生什么事故。”尽管知道于事无补,但伊萨贝还是努力劝说姐姐道:“也许是姐夫老家的什么人突然故去,而姐夫是去奔丧了呢!”碧莱顺着这个说法想下去,也许这个臭男人真是

突然了解到自己的老家发生了什么变故，顾不上告诉她就匆忙上路了。也许，他真的是急着奔丧才不辞而别的。如果这种假设成立，碧莱的心情似乎可以好受一些，难道让她去怪罪丈夫老家那死去的亲人吗？可这种假设似乎也不成立，丈夫对家乡活着的人都满不在乎，更别说死人了。此时此刻，碧莱想得到的并不是安慰，而是事实的真相。她不断地对自己说：埃尤布没死，也没有遭遇什么交通事故之类的飞来横祸。他就是不辞而别了，是那樣的无情无义，无声无息，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可是，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碧莱躺在床上，想稍微休息一下，但却怎么也睡不着。她眼前看到的全是埃尤布。失眠、失望和不安充满了她的躯体……

碧莱最后一次见到埃尤布时，他还在床上呼呼大睡。那时她恰巧要出门，想和丈夫告个别，但一想到丈夫晚上老睡不好，就放弃了原先的念头。最近一段时间，埃尤布时常噩梦缠身，好好的睡眠被搅得一塌糊涂。他现在已经黑白颠倒了，常常在该睡觉的时间无法入眠。正常人白天黑夜泾渭分明，而埃尤布却恰恰相反，在他的世界里，一天 24 小时都是黑夜。

碧莱反复回忆着前天晚上和埃尤布在一起时所发生的一切，可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事情发生。为了把手头上的活儿尽早干完，埃尤布经常要加班，总是不能按时回家。回家后，夫妻两人也经常懒得做饭，把从梅卡多纳超市买回的速冻土豆鸡蛋饼加热后，就算是一顿晚餐了。要是碧莱的母亲维姬知道小两口经常就吃这个，一定会开玩笑说：“你们要是晚饭给我吃这个，我肯定以后再也不进你们家门了。”

碧莱接着心里想到：不，不！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丈夫失踪这件事都已经火烧眉毛了。就这样，她脑子里又出现了各种可怕的假设，着急的都快发疯了，怎么一点儿消息都没有呢？！

碧莱又回忆起出事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儿。那天晚饭后,碧莱和埃尤布在客厅一起看电视,聊起天来。碧莱说了办公室发生的事儿,埃尤布则大多时间在倾听,很少插话。之后,埃尤布去了书房,看了一会儿书。在妻子准备睡觉时,他从书房回来一起上了床。对,埃尤布那天晚上,有点若有所思、想心事的样子,碧莱还以为他是工作劳累的原因。自从失眠以来,可怜的埃尤布就变得消沉、郁郁寡欢。再加上第二天还要上班……市中心有一家大卖场刚开业,且在埃尤布他们那儿订购了一幅室内装饰画,所以埃尤布最近一个星期每天都在赶工,总是很晚才回家。但即便如此,碧莱在出事的前一天晚上,也没有发现埃尤布身上有什么异样。到底有什么事能让他不辞而别、匆匆离开呢?

要是换了其他的女人,如果丈夫失踪了,一定会胡思乱想出各种可能的版本,也会怀疑是否被丈夫欺骗了。比如,拉蒙如果突然失踪了,一声不响地从大家的视线里消失,坐飞机去了另外一个国家,那么佩慈一定会马上觉得是被欺骗了。佩慈会将丈夫办公室的所有女性,还有丈夫以前所有的女同学和情人一一罗列出来。她的眼前甚至会出现这样一幕:这些女人中的一个正和拉蒙肩并肩地坐在飞机靠舷窗的座位上,准备一起私奔呢。佩慈会坚定地认为这不仅仅是想象,而是一件真实的事情。

但是,碧莱可不是这样的人。她和埃尤布的关系可不是佩慈和拉蒙可比的……她真切地预感到丈夫也许正身处险境,但她除了替丈夫担心,还能做什么呢?在她和丈夫相识的11年里,两人从未产生过嫌隙。如今,埃尤布只字未留就去了伊斯坦布尔……这让碧莱开始胡思乱想了。难道是因为要不要孩子的问题让埃尤布离开了她吗?还是生活中的一些琐事,让埃尤布对她心生厌倦,而她却一点没有察觉?还是他对两人的生活失去了信心,却没有勇气向碧莱直接挑明,因为想要恢复自由之身,奔向新的生活,就这么头也不

回地走了？想到这里，碧莱的心情越发沉重起来。为了让自己感觉好受些，她开始回忆起和埃尤布在一起的快乐日子：他们在巴黎相识，一起度过的第一个假期；一起坐在里斯本如梦如幻、细浪轻拍的水岸边；一起聆听悠扬、动听的葡萄牙法朵乐曲^①……那段日子是多么的柔情蜜意，令人向往。两个相爱的人似乎已经离开了地球，来到只有他们两个人的小行星，他们靠呼吸对方吐纳的空气而活着。之前在地球上所需的一切欲望和物品，在这里都毫无用处。他们不饿不渴也不困，做爱像每天的吃饭、喝水一样不可或缺。他们停留在对方的胸膛上休息玩乐，聆听彼此心跳，似乎已融为一体。当然，他们的这种近乎疯狂的恋爱激情，既有开始，就有终结。遗憾的是爱情总有两面，一面是甜言蜜意，一面是痛苦心碎。激情渐渐散去，留下的只有平淡。埃尤布和碧莱从只有他们两个人的“行星”又跌回到俗世凡间……如今，两人回到凡间已经太久，爱的激情宛如明日黄花。此时此刻，碧莱的耳畔始终回响着在里斯本度假时听到的阿玛利亚·罗德里格斯^②演唱的歌曲。每当听到这首忧伤的情歌，她都忧郁地沉醉其中，不能自拔。

碧莱边回忆过去，边昏睡了过去。上午 11 点的时候，她被电话铃声惊醒。想着可能有埃尤布的消息，她几乎是一路小跑地来到放置电话的客厅。

“碧莱，是你吗？”

“是我，妈妈，你好吗？”打电话的是碧莱的妈妈维多利亚，家里人都习惯叫她维姬。碧莱想到可能是妹妹伊萨贝把埃尤布失踪的事情告诉了妈妈，让她也跟着一起提心吊胆。不过，她转念又一想，妹妹从小就不是个信口开河的人，她一定不会把这件事告诉妈妈的。随后不久她就发现，妈妈确实对失

① 法朵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葡萄牙音乐形式，在葡萄牙大街小巷的酒馆、都会里的咖啡室和会所都可听得到。

② 葡萄牙著名女歌唱家，以演唱法朵音乐而闻名于世。

踪这件事一无所知,只是想跟她随便聊聊。妈妈先是给她的办公室打电话,没有人接,于是就又给家里打。要不是妈妈提醒,碧莱都忘了自己还有工作,还要上班。可现在她所有的心思都在埃尤布身上,哪还有心思去管什么工作?按理说她应该打电话向公司请个假。妈妈是个爱管闲事的人,她对碧莱上下班的时间一清二楚,平时,如果碧莱上班迟到,或是需要在家工作,妈妈总会打电话过来问这问那。加上最近碧莱公司的工作异常繁重,妈妈打来电话表示关心也就不足为奇了……

维姬对自己女儿家里发生的事情的确一无所知。在电话里,她兴致盎然地和女儿聊着家长里短,比如对门邻居家因为还不上贷款房子被查封了,家里顿时变得一贫如洗,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既然从银行贷得起款,就应该还得起钱。再比如碧莱的爸爸成天唠叨着要去海边,一心要去巴伦西亚餐厅品尝那里的名菜海鲜饭。他想去那里想得都要着魔了,从早上起来睁开眼睛开始,就一直唠叨这件事。可是维姬不喜欢骄阳似火的八月,再加上老公还有高血压。于是今年夏天,他们老两口就待在家里哪也不去……

“你做得对。”碧莱对妈妈说,因为她知道妈妈特别喜欢听“你做得对”这句话。之后,她借口说还有几个电话要打,就把电话挂上了。静下神来之后,碧莱很佩服自己在电话中表现出来的冷静。尽管因为没有把埃尤布失踪这件事告诉妈妈,让她感觉有点小小的自责。不过,把自己还没有弄清楚的事情告诉妈妈,只会让妈妈更加担心。还是等事情都搞清楚了再告诉她也不迟。是啊,妈妈爸爸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这个年龄的人既不能兴奋,也不能过于担忧。而且,妈妈对失踪事件的胡乱猜疑和命令式的建议,根本于事无补。因此,碧莱最后决定悄悄地解决这件事,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

碧莱心里还有一个猜测,只是个猜测,那就是埃尤布回自己的家乡伊斯坦布尔了。正像伊萨贝说的那样,埃尤布之所以回伊斯坦布尔,一定和他自

己的家乡有关。但其实,埃尤布和家乡其他成员的关系很差,几乎就没什么来往。埃尤布已经很多年没有回老家看望他的兄弟姐妹们了。结婚这件事,也是度完蜜月之后才给老家人捎的信儿。碧莱开始对这种做法并不适应,可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她叔叔安德尔曾告诉她说,每个家庭都会有一个与这个家庭格格不入的成员,而这个不和谐的成员,总有一天会来到家庭其他成员的面前,重拾亲情。想到这里,碧莱决定给埃尤布家乡的人打个电话碰碰运气。

埃尤布和伊斯坦布尔家乡的联系方式都写在一个本子上。由于很少使用,他一直把它放在书房里的一个柜子里。想到这,碧莱立刻跑去书房。当她拉开房门时,书房里的阳台门同时发出“呼”的一声巨响,屋子里一直没有关严的窗户似乎等待这一刻许久了,猛地向外撞开,窗帘借着风势高高扬起,把书桌上的各种纸张扫了下来,散落一地,整间屋子瞬时变得像“战场”一般狼藉。碧莱一边捡起地上的纸张,一边自嘲道:在这烈日炎炎的天气里,旁人挥汗如雨,而我却独享了这样一阵清凉的大风,真是够幸运的!

碧莱把工作间里书柜的小抽屉打开,仔细翻看抽屉里一摞一摞的笔记本,被揉皱的便笺纸,还有一些剪报,可就是找不到她想要的那个笔记本。他明明一直放在这儿的,这让她非常失望。她随手打开了桌子下面的抽屉,里面也同样堆满了便笺纸和发黄的笔记本。由于一直低头检查,碧莱感到脖子发酸,于是她把纸和本一股脑地搬到了桌面上。啊!她要找的笔记本原来在这里。她迅速把它翻开,可又不知从哪一页找起,于是就抱着赌徒掷骰子碰运气的心态,先翻开了标有大写字母 E 的那一页。她的手指在纸张上快速滑动,动作简直像个侦探一样。之后,她的手指停在了“EV”^①一项的电话号

① 土耳其语家庭的意思。

码上。

碧莱拿着电话簿来到客厅，坐在一把埃尤布最不喜欢的三脚椅上。这把椅子是她和埃尤布一起逛街时买的。但无论是颜色还是样式，埃尤布都看不上它。最后，碧莱坚持把它买了回来。这个碧莱眼中的尤物，却是埃尤布心中的“怪胎”。他从未坐过这把新买的椅子，依旧选择与他的破旧椅子为伴。其实，埃尤布外表看起来安静、谦和、与世无争，但内心却非常固执。

碧莱坐在她喜欢的新三脚椅上，回想着那天买椅子的情景，她的内心有些后悔，觉得自己不该执意把椅子买下来。难道这个家不是他们两个人的吗？难道所有的东西不是两个人共用的吗？那为什么自己当时还要只顾个人喜好执意买下这把椅子呢？当她从茶几上拿起电话的时候，内心又开始了激烈的斗争：现在还琢磨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太没必要了，埃尤布可不是那种因为老婆买了自己不喜欢的家具，就赌气离家出走的男人！

碧莱在拨电话号码时，发现自己的手在颤抖。她从未和埃尤布老家的人说过话，这是她头一次打电话给他们，还要问“我丈夫失踪了，是不是在你们那儿呢？”，这么说肯定会吓着对方的。不过，现在可不是考虑别人感受的时候。电话接通了，她凝神静气的等待着。

“喂？”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

碧莱在脑袋里迅速整理着要说的话：“你好，我从巴塞罗那给您打的电话，我叫碧莱。”

“……”电话那头一片沉寂。

“我是埃尤布的妻子。”

“你是谁？谁？”

“我是碧莱。埃尤布·巴赫利耶的妻子。”

“啊！？”对方发出一声在任何场合都可以让人笑出声的惊叫。

接电话的人把听筒撂到一边,跟另外一个人说道:”是一个女的,外国人,她还说是埃尤布的妻子。”

之后,电话那头发出嘈杂的声响,然后就没有声音了。再过了一会儿,接电话的人易主,声音颤抖地说道:“喂?”

“你好,我是碧莱。您是哪一位呢?”

“我是米塞,埃尤布的姐姐。”话音刚落,电话里的双方都陷入死一般的寂静,令人恐惧的冷若冰霜的寂静。正当碧莱为该怎样继续交谈而手足无措的时候,电话那头的女人似乎也察觉到了,她为了打破这窘迫的局面,像拨开挡在二人之间神秘的帘子一样,说道:“您好吗?”

“谢谢您!”碧莱只是敷衍地回答。其实按照土耳其人的习惯,这时应该回答“我很好”,可碧莱的心情很差,哪来的很好呢?况且现在根本就没时间彼此寒暄。

“对不起,打扰你们了。事实上我是想……向您打听一下埃尤布的下落。他失踪了,我给您打电话就是想看看您这儿有没有他的消息。”碧莱说。

“你问埃尤布吗?他……我弟弟他,我们已经很久没见过面了。我们还以为他一直和你在一起呢?”埃尤布的姐姐米塞回答道。

“你们现在难道不在一起吗?”米塞怯生生地补充道。

碧莱知道,刚开始和米塞交谈时,就迫不及待地直奔主题,这肯定会在米塞的心里激起一个小小波澜。可事实上,碧莱根本就不知道从何说起。从谈话来看,米塞对弟弟失踪一无所知,也就是说,埃尤布没有去他的老家。现在如果继续和米塞通话,只会让米塞跟着她一起担心,但失踪的消息既然已经放出去了,现在要编个谎话或是找借口挂上电话,为时已晚。

“据说,埃尤布去了伊斯坦布尔。我想他有可能来您这儿。”

“没有,他没来。难道他现在在伊斯坦布尔吗?”

“我想是的。”

“那……难道你们出现了什么问题吗？”米塞仍然怯生生地问道。

听到这话，碧莱突然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需要关爱的无助的孩子。她突然间想向埃尤布这个从未谋面的姐姐敞开心扉。

“他不辞而别，走之前什么也没跟我说。我以为他失踪了，就报了警。警察调查后发现他去了伊斯坦布尔。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离家出走，如果能找到他我心里就踏实了。我现在很担心他，怕他出事。”

“我懂了，”电话那头小声说道，“没来，他没来我们这儿。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来过这里了……”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他，如果你有什么消息，可以给我打个电话吗？”

“好的，当然可以。”

“您有我们的电话号码吗？”

“没有。”

碧莱留了自己的电话号码，为了不让米塞记错，她一连说了好几遍。米塞又在电话里重新核对了一遍号码。“对了，没错，”碧莱说，“如果你们有了消息，请一定给我打电话，我很着急。”

“他如果来我们这儿……”米塞轻声答道，“请你放心，我一定会通知你的。”

时间仿佛凝固一般。碧莱先是打电话给办公室同事，告诉他们今天自己在家办公。之后，她想把紧张的神经稍微放松一下，吃了点儿早餐。她喝了一杯咖啡，但眼前的牛角面包却怎么也咽不下去。她把牛角面包拿在手里揉搓得粉碎，然后扔进了垃圾桶。她打开电脑，找到自己正在设计的一个画廊的设计图纸，但根本无法集中精神。随后，她试图摆弄了一下手风琴，但怎么也提不起兴趣来。接着，她又打开电视，想找个轻松的节目看看，却怎么也找不到，

最后只好按下了遥控器的关机键。不管干什么,她都无法得到解脱,喉咙里就像堵了什么东西一样,紧张的感觉压迫的她快要透不过气来。现在,她的内心是如此的不安和压抑,用尽了各种方法也不能让自己平静。对一个人来说,寻找和等待是世上最痛苦的事,它会让人从此失去自我,几乎变成聋子和瞎子,除了被找人的声音和面部以外,其他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不管距离被找的人有多远,寻找的人就像是陷入沼泽一样不能自拔。对碧莱来说,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她都要找下去,反正自己已没有别的选择,也无退路。

因为怕错过任何关于埃尤布的消息,碧莱一直不敢出门。她站在窗边,呼吸着新鲜空气,观察着走在大街上的情侣。那些情侣有的手挽手,有的缠着胳膊,有的像是刚刚吵了架,彼此之间还隔了几个人的空档。那些浓情蜜意的情侣们与埃尤布和自己一样,喜欢身体粘在一起轧马路,就算不是手牵手,也要让彼此身体的某个部分勾搭在一起。碧莱心里想道,那个逛街时总爱挽着她胳膊的埃尤布,怎么会这么狠心地撇下她不管呢?这其中定有他的难言之隐。她知道埃尤布需要她,他也爱她,在家中度过的每分每秒,她都离不开他。碧莱已经不敢再想下去了。但就在这时,她的眼前突然一亮,像是发现了什么东西似的。对,她现在知道应该做什么了。

“你去伊斯坦布尔干什么呀?”伊萨贝又惊又气地说道,“你就在家好好待着吧!今天,或是明天,说不定埃尤布就会给你打电话的。”

伊萨贝的劝告已经无济于事。碧莱马上买了机票,甚至把她要去伊斯坦布尔的事告诉了埃尤布的姐姐。埃尤布在伊斯坦布尔还有一个朋友,碧莱认识他。要是埃尤布的姐姐帮不上忙,还可以找那个朋友。反正现在做点什么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得多。碧莱告诉妹妹伊萨贝不要为自己担心,等自己到了伊斯坦布尔,住进酒店的第一时间就会把那里的电话号码告诉她,而且,自己的手机还可以在那个城市享受漫游服务。为了以防万一,她还把埃尤布姐

姐家的电话也留给了伊萨贝。不过,由于回程的日期还不能确定,于是她买了可改签的往返机票,她并不想无限期的待在异国他乡,打算找到埃尤布后就立刻回国。她对妹妹伊萨贝还有一个请求,那就是别把这件事告诉妈妈。就说她是因为一个客户临时要改变图纸,只好去塞维利亚出差。

碧莱在挂上电话之后,发现自己由于费了太多的口舌跟伊萨贝抱怨和解释,现在已经感觉浑身无力了,讲述痛苦有时候比经历痛苦更加难受。

第二天一早,一阵电话铃声把碧莱吵醒了。最近这几天,她已经习惯清晨被电话铃叫醒。每次拿起电话,她都期盼能有埃尤布的消息,期盼一天比一天强烈。

“早上好,碧莱。”

当她听出打电话来的是佩慈,心里立刻涌起一种失望的情绪。

“我是不是把你吵醒了?”佩慈说。

碧莱看了看墙上的挂钟,正好九点。昨晚睡觉前上的闹铃一会儿就要响了。

“没有,没有,我正好起床了。”碧莱说。她想,一个人就算真是被电话吵醒了,也不能直接回答“是啊,是被你吵醒了。”好像睡觉本身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被电话吵醒的睡觉人,甚至比打电话的人还不好意思。

逼得佩慈大清早给她打电话的罪魁祸首是拉蒙,这让碧莱一点也不觉得惊讶。于是,碧莱的一天,就从倾听朋友乏味的生活故事开始了。电话那头的佩慈早已泪流满面,她用尖厉发抖的声音讲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佩慈昨天晚上在拉蒙的手机里发现了一条属名为“梅荷”的短信。短信上说,他们今天中午相约麦吉斯蒂克酒店^① 312号房间见面。可恨的是,短信的落款是“我

① 麦克斯蒂克酒店是巴塞罗那历史悠久的5星级酒店,位于该市埃桑普勒区。